

往外邦人去

二十世紀初，中國有個流行的謎語：“香蕉一打漢唐二古人名；謎底是“黃蓋，李白”。含義諷刺投靠洋人的買辦型人物，鄙視他們，甚且詆斥為“出賣靈魂！”

現在客觀說來，未免有些一竿子打落滿船人，因為其中不乏溝通文化的媒介人物，是少不得的環節。

保羅的問題，恰好相反。他生而有羅馬民籍，卻對猶太人有抹不掉的血統認同，解不開的文化情結。他說：

我在基督裏說真話，並不謊言。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，給我作見證—我是大有憂愁，心裏時常傷痛；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親，就是自己被咒詛，與基督分離，我也願意。他們是以色列人...（羅九：1-4）

他沒有甚麼隱藏的打算，也不涉及政治上的效忠，只是願意猶太人信基督得救。可猶太人對他這同胞心，被不能體會，不僅頗有距離，而且十分反對。

照主的永遠計畫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同樣需要救恩，信的人同歸於一，同蒙喜悅，同在天父的家裏。可是在猶太人的心裏，是該隱型的競爭意念；外邦人得救，就不是惟我“選民第一”！

保羅真誠努力，想化解這隔閡，叫他們接受主內一體的概念。適逢猶太地有饑荒，因此，就籌集外邦信徒的捐款，帶去耶路撒冷，希望他們可以感受到主的愛。

保羅自己見證說：“我帶着調濟本國的捐項，和供獻的物上去。”（徒二四：17）他特別交代，不是只濟助信徒，那將有激起分化的效果；所以是為全社會的貧窮人。

保羅滿懷善意，希望在五旬節前趕到。保羅後來如此作見證—

後來，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裏禱告的時候，魂游象外，看見主向我說：“你趕緊的離開耶路撒冷，不可遲延，因為你為我作的見證，這裏的人，必不領受。”... 主向我說：“你去吧！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裏去！”（徒二二：18, 21）

使徒保羅，從蒙召就是要作外邦人的使徒。

主認真的警告，似乎下達緊急疏散令，要他“趕緊離開”。保羅該知道，主的見解當然不會錯；但他太愛主，太愛猶太人了，不怕受捆綁，不怕受死（徒二一：13, 14）。也許，雅各和長老們的好心安排，纏繞保羅的心和腳，或

發生了相當的影響(二一:18-24)；素常動作迅速，奉行主旨意絕不遲疑的保羅，竟施施然其行。

不知等了多久，祭司對保羅的卑躬申請，想會歡喜接受；並不會當他是最優惠顧客，予以首先處分。主必須阻止，不許祂的使徒迷失方向，走回頭路。

祭司沒來，小亞西亞的猶太人來了。搞起騷亂，拿住保羅，想要殺他。當然，主也不許可這樣的事。

千夫長呂西亞，節日早有特別戒備，帶着强悍的防暴隊，及時趕到；從暴民手中，搶救出保羅，把他安置在安東尼碉堡，那是堅固的堡壘，在屬靈意義上，更是保羅的避難所。

夜間，保羅從那裏俯瞰下面的聖殿，高聳在殿院前的銅柱上，用橄欖油點燃的火炬，光燦烈烈，象徵在曠野引導以色列人路程的火柱。

在必要的時候，也是恰當的時候，主耶穌來了一

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：“放心吧！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，也要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。”

(徒二三:11)

有些教徒口頭語，動不動就聲稱：“主告訴我”，如何如何，想叫人另眼相看。那是要不得的習慣，假敬虔是真謊言，而且近於褻瀆。復活的主，行動雖然不困難，沒有甚麼能夠阻止，但絕不輕易如此作。

主當然不像人看人，但該想是甚事，有否必要。從使徒行傳看來，惟在危機時刻，主才涉入一但在天國進展的路程中，關鍵的時刻，主總是關心祂的“身體”。這是我們可以相信，可以放心的。

進入天國的道路，必然是艱難的；在使徒保羅來說，不是四十年，但至少得四年，雖然漫長，曲折，崎嶇，但有聖靈火柱的引領全程，總不會迷失。今天也如此。

方向吧！“耶穌基督昨日，今日，一直到永遠，是一樣的。”(來一三:8)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